

全译本

曾国藩终生研习的书·儒家三大圣人之一

王陽明

全集

第十三卷



北京燕山出版社

限以时；以故诏旨一颁，而贼先破胆夺气；咨文一布，而人皆踊跃争先；效谋者知无沮挠之患，而务竟其功；希赏者知无侵削之弊，而毕致其死；是乃所谓得先胜之算于庙堂，收折卫之功于樽俎，实用兵之要道，制事之良法也。事每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

臣等偶叨任使，何幸滥竽成功？敢是献捷之余，拜手稽首以贺。伏愿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发纵之有因，庶无僭赏，以旌始谋。及照兵备副使杨璋，监军给饷，纪功督战，备历辛勤，宜加显擢；守备指挥郑文，知府陈祥、邢珣、季敦推官危寿，指挥余恩、姚玺及千户孟俊，县丞舒富等，皆身亲行阵，屡立战功，俱合奖擢庶示激扬，以为后劝。

臣本凡庸，缪当重任，偶逢事机之会，幸免覆悚之诛；然功非其才，福已逾分，遂沾痿痹之疾，既成废弃之人，除已别行请罪乞休外；缘系捷音，及该兵部议拟，期于成功，不限以时，题奉钦依事理。为此具本题知。”

【译文】

据江西按察司分巡岭北道兵备副使杨璋呈：“据一哨统兵守备南赣二府地方以都指挥体统行事指挥使郑文呈报：“统领达安县义民孙洪舜等兵于本年正月初七日攻破曲潭等贼巢。十一日攻破半迳等共五处贼巢。二十六日与贼在水源等处接成，斩杀大贼头吴积祥、陈秀谦、张秀鼎等七人。从贼陈希九等一百二十六名。俘获贼人家属男女共五十六口。烧毁贼巢房屋、谷仓等二百五十三间并夺获器械等物。”

二哨统兵赣州府知府邢珣呈报：“督率同知夏克义、知县黄天与、典史梁仪、老人叶秀芳等官兵于正月初七日前后攻破方竹湖，初九日攻破黄田坳等共四处贼巢。二十五日前后于白沙、芳竹湖等处大败贼人，斩杀大贼头黄佐、张廷和、王蛮师、刘钦等一十人，从贼黄密等二百六十人。俘获贼人家属男女共八十三口。烧毁贼巢房屋、谷仓共二百二十二间。夺获牛马等赃物。”

三哨兵广东惠州府知府陈祥呈报：“督率通判徐玘，新民卢琢等官兵于正月初七日攻破热水、初九日攻破铁石障等贼巢共五处，二十五日大败贼人于五花障等处。二月初二日与贼人战于和平等处。斩杀大贼头陈活鹑、黄弘运、张玉林等十一人，从贼李廷祥等四百三十一人。俘获贼人家属男女共二百二十名。烧毁贼巢房屋、谷仓等五百七十二间并夺获器械、牛马、赃银等项。”

四哨统兵南安府知府季敦呈报：“统领训导蓝铎、百长许洪等官兵于正月初三日攻破右坑、十一日攻破新田迳等贼巢共四处。二十七日前后大败贼人于北山，又与贼人战于凤门奥等处。斩杀大贼头刘成珍等四人，从贼胡贵琢等一百三十名。俘获贼人家属男女共一百六十五人。烧毁贼巢房屋、谷仓等七十三间并夺获赃银等物。”

五哨统兵赣州卫指挥佥事余恩呈报：“统领新民百长王受、黄金巢等兵于正月初七日与推官危寿、千户盖俊等攻破上、中、下三洲大贼巢，十一日攻破空背等巢共四处。二十五日大败贼人于银坑水等处。斩杀大贼头赖振禄、王贵洪、李全、邹一惟等九名，从贼赖贱仔等三百五十名。俘获贼人家属男女共六十二口。烧毁贼巢房屋、谷仓等三百二十一间并夺获器械、牛马等项。”

六哨统兵赣州卫指挥佥事姚玺呈报：“统领新民梅南春等兵于正月初七日攻破淡方，初九日攻破岑冈等贼巢共四处。二十七日大败贼人于乌虎镇。斩杀大贼头谢鉴、曾用奇等五人，从贼卢任龙等一百九十九人。俘获贼人家属男女共一百一十二人。烧毁贼巢房屋谷仓三百七十间并夺获牛马、器械等项。”

七哨统兵赣州府推官危受呈报：“统领义官叶方等兵于正月初七日与指挥余恩、千户孟俊一起攻破上、中、下三洲大贼巢，初十日前后攻破镇里寨等贼巢四处，二十七日大败贼人于中村等处。斩杀大贼头池仲宁、高允贤、池仲安、朱万、林根等十二人，从贼黄稳等二百一十一人。俘获贼人家属男女共三十三口。烧毁贼巢房屋、谷仓等三百二十三间并夺获牛马等赃

物等项。”

八哨统兵赣州卫千户孟俊呈报：“统领义官陈英、郑志高、新民卢珂等兵于正月初七日前后与指挥余恩、推官危受攻破上、中、下三洲大巢，初十日前后攻破大门山等贼巢共六处，斩杀大贼头谢凤径、吴宇、张廷与、石荣等九人，从贼张角子等一百九十二人。俘获贼人家属男女一百四十三人。烧毁贼巢房屋、谷仓等一百七十三间并夺获器械、牛马、赃银等项。”

九哨统兵南康县县丞舒富呈报：“统领义民赵志标等兵于正月十一日前后攻破旗岭等贼巢共两处。二月十四日与贼战于前村等处，斩杀从贼刘三等一百七十人。俘获贼人家属男女共二十一口。烧毁贼巢房屋、谷仓五十三间并夺获器械等物。”等因。各呈报上报到道。

经查存档发现为地方紧急贼情事信丰县曾有呈报：“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龙南县贼头黄秀魁，勾结广东贼头池仲容等突然袭击本县，杀人放火，现正在攻城，情况危急，请速发兵救援。”等因。

经本道决议委派经历王祚、县丞舒富领兵剿捕，砍下贼人头颅四颗。报效义士杨习举等十人被贼人杀死，经历王祚被掳去。随后由本道亲赴信丰县，暂时对各贼括安，仍回驻原来的巢穴。

放回经历王祚。将在此次剿捕战役中失事的知县王天爵、卢凤，千户郑铎、朱诚、洪恩，主簿周镇，镇抚刘镗等定罪。并将应剿捕上述贼人的理由详细报告并请转达上奏外。正德十三年正月初三日奉提督军门纸牌：“据报上犹等县贼巢既已削平。广东龙川县洲头等处贼巢按原定计划应该会剿。至于大贼头池仲容等，本院已用计诱其上钩将他捉获。现今军威振奋、士气高昂，应该乘此机会运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略原则对贼众发起进攻。不能袖手等待广东兵来而失去战机。本院除遵奉皇上旨意行使自行量调官军，设法剿捕的权力，布署军队，指定各军进剿路线。希望守备指挥并知府郑文、陈祥等官军统领除接受剿捕军事行动计划以外，还应该亲赴前线记录查

实立功者的名次，催促各哨官军加紧按期进剿。仍应行文巡按衙门前来核实施行情况。”等因。

随即呈请巡按江西督察御史屠侨批准执行。本道先行查验明白，等候核实执行。依照命令，督率各省官军按期进剿。完毕。今据上述各哨战报，将功劳名次报送巡按衙门审查记录明白。将被活捉的贼犯押送提督军门杀头示众。贼人家属男女均变卖银两，器械、赃银及其他赃物均入库。

今按浏头大贼头池仲容、池仲宁、池仲安、高允贤、李全等盘据一方已经多年，自行称王，自封伪官。在广东翁源、龙川、始兴；江西龙南、信丰、安远、会昌等县围攻城池，杀害官军、焚烧村寨，掳掠、杀害百姓，几乎没有一天不作恶的。

虽经狼兵夹攻数次，都漏网逃掉。前述各贼头是贼中奸雄渠魁，是三省众贼的依靠。今幸天意叫他们灭亡。池仲容束手就擒，池仲宁、仲安一同毕命。各巢首、从贼人几乎全部被捉、被杀。这都仰仗朝廷威德普及万里，中枢决策详尽无遗。提督军门赏罚立时兑现；加以号令严明，行军讲求纪律；军事计划细密周到。

打起仗来军官能以身作则冲锋在前，不避艰险。侦察敌情准确，宜剿宜抚都能掌握主动。

因此几十年的巨寇一旦削平，连结四省的百姓可望永保安宁，乞为详细上报。”等因。

此呈报送到臣手。查阅存档见有为地方紧急贼情事的兵部咨文：由巡按江西督察御史屠侨奏，由本部转奏。节录圣旨：“地方贼情属实，命令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酌量，调度官军，设法剿捕。钦此！”

另有为申明赏罚以激励人心事。照兵部复奏的原件节录如下：“请降旨给南赣等处都御史，给以提督军务的名义，给以使用令旗、令牌的权力，以振军威。对于一切军马钱粮事务可以自行决定处置。如有盗贼入境即便调兵剿捕，不得重复前任错误对贼人轻易招抚，使百姓重复受害。对所领导下的官军若在军前不按约定日期行动，临阵逗留退缩，不用事前上报就可

以给以军法处治。对被活捉的盗贼也听任杀头示众。贼人的头颅由本处兵备和该道守巡官当时检验记录明白送江西按察司造册上缴以备查阅。剿杀南方蛮贼，按旧规定办事，拟定升赏标准。”等因。

具奏，奉圣旨：“王守仁，的意见正确，命他提督南赣、汀、漳等地方军务，换敕与他，其余事项按规定办理。钦此！”又有为地方紧急贼情事。照兵部批复的原文是：“看到所奏‘政治盗贼二说’一文，就仍派来人带回文交给都御史王守仁均依照先前所请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的道理。授给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的权力，不限时间，相机剿捕，务期成功。”等因。

转奏。皇上降旨：“是。钦此！”咨文陆续送达臣手，均转发所属四省各道，守巡、兵备等一律遵照执行。并转呈总督两广左都御史陈金备查。据臣看来南赣盗贼，他们在南安府横水、桶冈等巢穴和湖广的郴州接壤。在赣州洊头，桶岫等巢穴和福建、广东接壤。和湖广郴州邻近的贼人人数多而分散，凭借险要的地形固守。接近福建、广东的贼人狡猾而不分散，他们帮派之间互相支援。臣等奉旨并参照兵部指示的策略，初步决定先攻横水，再攻桶冈，末了再和广东合兵设法围歼洊头。譬如削木，先从外表松软的地方开始，最后再削筋节坚硬的地方。自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决议将进军横水，又恐洊头贼人乘虚出来捣乱。臣打算设法阻止其出动，亲自撰写文告，详述祸福利害。

使报效生员黄表、义民周祥等前往说服各贼，并赐给银、币。有些贼党也受感动。各寨头目如黄金巢、刘逊、刘粗眉、温仲秀等都愿意随黄、周等出降。只有大贼头池仲容即池大鬓气愤地对他的部下说：“我们做贼也不是一年，官府派人前来招抚也不是一次了。这次是真是假有什么凭据？等待黄金巢到官府以后，果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再出降也不算晚。”当时臣等的兵力不容分散，进军日期尚未确定，只要他们不出来骚扰，也就暂时不去计较。

金巢等来降后，臣乃赦其罪，真心厚待，各愿出力，杀贼

立功。于是收容他的部下五百多人，皆令他们充当官兵，跟着征剿横水。

十月十二日，臣等已攻下横水。池仲容等才开始害怕。估计臣等对他们一定要依次进攻。于是召集他们的大头目池仲宁、高飞甲等商议。命池仲安率老弱二百余人赴臣驻地表示愿意接受招抚，随众出力。

实际上他们用的是一个缓兵之计，先来探听虚实，乘我军不觉察时作为内应。臣已识破其诡计，表面上答应下来。到了臣进攻桶冈时，令池仲安领着他的人到上新地担任截路任务，使他们离家更远。对他们加强警戒，防止他们闹事，外表对他们很宽容，使他们更安心。暗地里分别召集与贼巢相邻的各县被贼害过的人，都到军门议事，十天之内来了几十个人，访问这些人，问他们怎样才能剿灭池仲容等贼人。

都回说这些贼狡诈凶悍跟别的贼不一样。他们外出抢掠之前先作周密计划，外人谁也不知道。他们自己也认为罪大恶极，国法难容。

所以他们总巢穴的防御工事修得非常坚固，而且都据险要之地。从前经两次夹剿都有狼兵两三万参加，也没成功。贼虽然也败过几次，但双方死伤也差不多。

最近几年贼的阴谋更成熟，势力更嚣张。官府对他们无可奈何，常常以调狼兵来恐吓他们，他们就谩骂：“狼兵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调他们来也得半年，我躲避他们最多不过一月。”意思是狼兵调动快不了，逗留也长不了。所以就更加谁也不怕。今已立年号，设官职，公然反叛朝廷，已早不是从前的池仲容了。

要想除掉他们不大调狼兵是办不到的。臣以为用兵不能按死规矩，而在于因敌情变化而变化才能取胜。今各贼都按常规想问题，都认为必须调狼兵来才能进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就恰好不必调狼兵就能消灭他们。于是秘密策划使前面提到的那几十个人各回原地，等我军的进攻日期到了，就叫他们各据险要阻击贼人。

十一月贼听说臣等攻破桶冈就更害怕了。为了备战，臣派人到贼巢送给各个头目牛羊美酒，看看他们的动静。贼认为不能再隐瞒了，就谎称设防不是为了与官兵对抗，而是为防备龙川的龙民、卢珂、郑志高等人的偷袭。

臣外表上也信了他们的话。因此故意装作很生卢、郑等人的气，批评他们擅自动武以报私仇，并发公文给龙川，令他们对此事进行调查。另外催促各贼伐木开路，作出将要从浏回兵去龙门讨伐卢、郑的姿态。贼听说以后，以为臣等确实是真心为了他们，又恐怕臣等真往龙川讨伐卢、郑恐怕借道伐他们破了他们的巢穴，所以又喜又怕。

因此派人来谢，并请不用劳动官兵，自己小心着点加强防御可以了。卢、郑、高三人都是先前龙川招抚的新民，手下有三千多人。附近各股贼人都屈服于池仲容的势力，就是这三个人偏偏和他作对，所以池贼很忌恨他们。

十二月十五日臣兵回至南康，卢珂、郑志高各来告发，说他仲容等自立为王，私自封官。今已集合贼众，召集远近各巢贼头，授以总兵、都督等伪官，让他们待三省夹攻之兵一到就同时并举，打出反叛朝廷的旗号，并以伪授卢珂等金龙霸王的官爵印信文书一纸作证。臣事前曾派人侦知其事。

到卢珂来时假装怒斥他们：“你们擅自带兵仇杀真心接受招抚的人已经犯了死罪，现在又造谣诬陷他们，真是可恶之极。而且池仲容等刚差其弟领兵报效朝廷，诚心接受招抚，哪有造反的事情？遂将卢珂等投入监狱，扬言要处死他们。当时池仲安及其党羽正在军营，听说卢珂等来自首，非常害怕。等听到把卢珂收监后都大喜若狂，争着揭发卢珂等的罪恶。臣表面上叫他们写出状子，并说要将卢珂的党羽全部逮捕杀掉。然后派人秘密告诉卢珂一切事实真象，表面上怒责并下狱，实际上是打算引诱池仲容等叫他们上钩。并且使卢珂等先派人回去把他们的部下全集中起来，等待卢珂等回去再出兵夹攻贼人。臣又使生员黄表，听选官雷济前去对池仲容解释，不要再生疑虑。并且秘密收买池的亲信叫他们自动投诚。二十日臣兵已回

赣州，乃大张旗鼓地举办娱乐活动，大摆宴席为将士庆功。布告全城：今南安贼巢都已荡平，浚头的新民又都诚心归顺，地方从此太平无事，百姓劳苦得太久了，应该暂时休息娱乐。

并遣散士兵使回农村，表示不再打仗。又使池仲安带领部下回去帮助其兄防守。并告诉他：“卢珂等虽然押在这里，但他的手下人都恨你们，怕背后对你们发动突然袭击。”池仲安回去对他的老部下说了这一切，大家皆大欢喜，于是戒备就松弛下来。

臣又派指挥余恩给池仲容送去文件令池仲容等不要松懈戒备，以防备卢珂等来袭，贼众听说都非常高兴。黄表、雷济又去劝说池仲容：现在官府对你们在各方面都很宽容优待，为什么不亲自去致谢呢？何况卢珂等日夜哀诉你们的造反情况，坚持要求官府试邀你等，如果邀而不到，就证明你等确有反意。

今若不等待邀请就自动前去，并且当面向官府揭发卢珂等的罪行，官府必然更信任你们，而认为卢珂等是诈降，官府必定杀了他们。

先前所收买的池的亲信也在一旁力表赞同。池仲容答应了，对他的部下说：“若要伸，先用屈，赣州用什么诡计也必须亲自去识破它。”

遂决议率领他的部下四十余人，亲自去赣州。臣使人打听到池仲容已上路。

赶快秘密派人先到所属各县部署兵力分哨把守，等候通知再出动。又派千户孟俊先到龙川督促集中卢珂、郑志高、陈英等兵。可是去龙川必须经过浚头贼巢，恐贼人生疑，就另持一个拘捕卢珂党羽的令牌。各贼听说孟俊来了，都转上去问干什么？孟俊出示令牌。众贼皆跪拜，争相护送孟俊出境。俊到龙川发牌集中约束卢珂等兵众。浚头的贼人听说以后都以为拘捕卢珂贼党，就不再留意。

闰十二月二十三日池仲容等到达赣州，见各营官兵都已遣散，街市张灯结彩，非常热闹，便相信不再用兵了。他并且秘密收买狱卒偷偷地去监狱看了看卢珂等，看到卢珂确实披枷带

锁被拘禁着。

他非常高兴，派人回去报告他的部属说：“现在我们的事情才算万无一失了。”臣于是趁夜间释放卢、郑等，叫他们立即回去发兵。

又命所属官僚依次每日宴请池仲容等，不要叫他马上回去。正月初三日估计卢珂等已回到家。先前所属各县布署的兵员早应当集中完毕。臣乃在庭中设宴，先埋伏好刀斧手，请池仲容入席，连同护卫他的贼党全部活捉。拿出卢珂等所告状纸，经刑讯，全部招认，遂将他们羁押在监狱。

连夜差人速去所属各县约定正月初七日同时进攻贼巢。于是知府陈祥兵从龙川县和平都进入；指挥姚玺兵从龙川县乌虎镇进入；千户孟俊兵从龙川县平地水进入；指挥余恩兵从龙南县高沙保进入；推官危受兵从龙南县南平进入；知府邢珣兵从龙南县太平保进入；守备指挥郑文兵从龙南县冷水径进入；知府季敦兵从信丰县黄田冈进入；县丞舒富兵从信丰县乌径进入。臣亲率帐下官兵从龙南县冷水径直捣下洌大巢。各哨同时并进在三洌会师。如前述贼众接池仲容报告说赣州兵已遣散回家，所以戒备都已松弛，分散在各巢穴闲住。

现在骤然听说官兵四哨并进，都惊慌失措，乃分头出来抵抗官兵。而把他们的精锐一千多人占据险要地形埋伏起来，合力于龙子岭迎战我军。我军集中为三路，互为犄角前进。

指挥余恩所领百长王受兵首先遭遇贼人，双方大战了很长时间，贼败退，王受等奋勇直追了一里多路，贼人的伏兵四起攻击王受。推官危受所领义官叶芳兵呐喊前进，奋勇攻击贼人的伏兵。千户孟俊兵从旁边绕到冈背后与王受合兵，重创贼人伏兵。

于是贼人大败奔逃，呐喊声音震动了山谷。我军乘胜追赶，遂攻下上、中、下三洌。其他各哨官老远听说三洌大巢已破，都奋勇齐进，各贼都溃败。知府陈祥兵攻下热水贼巢，五花障贼巢。指挥姚玺兵攻下谈方、石门山、上下岭各贼巢。

知府邢珣兵攻下芳竹湖、白沙等贼巢。守备指挥郑文兵攻

下曲潭、赤唐等贼巢。知府季敦兵攻下布坑、三坑等贼巢。这一天斩杀首、从贼人，砍下贼人头颅，俘获贼人家属以及牛马器械等为数甚多，其余坠崖填谷死者不可胜数。当夜贼复奔聚未破巢穴。

次日早命令各哨官兵探听贼人所在，分头攻击。初九日知府陈祥兵破铁石障、羊角山等贼巢。

缴获贼头金龙霸王印信、旗、袍。知府邢珣兵破黄田坳贼巢。指挥姚玺兵破岑岗贼巢。指挥余恩兵破塘含洞、溪尾等贼巢。

初十日千户孟俊兵破大门山贼巢。推官危受兵破镇阵里寨贼巢。十一日知府邢珣兵破中村贼巢。守备郑文兵破半迳、都坑、尺八岭等贼巢。知府季敦兵破新田迳古地等贼巢。指挥余恩兵破空背贼巢。县丞舒富破旗岭、顿岗等贼巢。

十三日千户孟俊兵破狗脚拗、水晶洞、五湖、蓝州等贼巢。十六日推官危受兵破风盘、茶山等贼巢。连日来各斩杀首、从贼人、砍下贼人头颅并俘获贼人家属男女以及牛马、器械等为数甚多。然而各巢溃散的贼人中精悍者还有八百多人，这些人又聚集到九连大山，扼守险要地形自保。经臣观察，九连山山势极高，周围有几百里，四周立陡象刀削一样，我军不能继续前进。

九连山内接东龙门山后几百处贼巢。我军若进逼，贼人必定向里逃窜。其中大小贼巢一哄而起，局面也难以控制。可是，山中并没有把截的贼人。如果派兵从旁边的县暗暗的断贼后路，要用半月才能到达。只有贼人占据的崖壁之下有一条小道可通；然而贼人已占据险要，从上面往下发礮石、滚木，我军将遭受重大伤亡。

臣于是决定在我军中挑选精壮七百多人，都穿上缴获的贼人的衣服，假装成溃散的贼人，乘黄昏看不甚清时直向贼人盘据的崖下面冲去。贼以为是他们的同党溃散逃跑，所以都向崖下招呼，我军也假作答应。贼人疑虑，没有出击。我军度过险要，遂切断敌人的后路。

第二天贼才知道是我军，乃合力向我冲击。但我军已占据更上面的险要地段，于是上下合击，贼人支持不住，退败下来。臣估计贼众一定会败逃，预先令各哨官兵四面设下埋伏等待，贼人果然分头潜逃。二十五日知府陈祥兵，败贼于五花障，知府邢珣兵，败贼于白沙，指挥余恩兵，败贼于银坑水。

二十七日指挥姚玺兵，败贼于乌虎镇，推官危受兵，败贼于中村，知府季敦兵，败贼于北山，又与贼战于风门奥。其余溃散残贼还有三百多人，分头逃往上下坪，黄田坳各处。各哨官兵又紧紧跟踪追击。

二月初二日知府陈祥兵与贼战于平和，初五日又与贼战于上坪、下坪。初八日推官危受、指挥余恩兵又与贼战于黄坳。十二日知府陈祥兵又与贼战于铁障山。十四日县丞舒富兵又与贼战于前村，再战于梨树。十四日知府邢珣，季敦兵又与贼战于芳竹湖。

二十三日县丞舒富兵又与贼战于北顺，再战于和洞。二十六日守备郑文兵又与贼战于水源、战于长吉，战于天堂寨。连日斩杀首、从贼人，砍下贼人头颅为数甚多。三月初三日据各路乡导四出打探，都以为各贼巢贼人中的罪恶昭彰的顽固分子基本上已被消灭。只有余党张仲全等二百多人聚集中九连谷口，其中多半是老弱病残以及远近村寨中被胁迫从贼不久的人，现在都走到穷途末路，呼号痛哭，愿意投诚。

于是臣派报效生员黄表去看看是真是假。查看情况属实。遂带来残贼头目张仲全等数人前来投见，诉说他们被迫从贼的经过，臣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斥责和教育。遂派知府邢珣前去招抚这二百多人，一一登记了姓名等项都安插到白沙。初七日据知府邢珣等报告：“我军自去年二月从征福建贼寇至今一年多没有休整。现在幸而各贼巢都荡平，残余贼人不多并且已经招抚。何况现今连绵阴雨，病号日益增多，而且已到农忙季节，都想回家耕种，不如体察下情，暂且收兵回营休整。”还有义官叶芳等及各乡村民都有类似要求。臣就亲自查看地形险易，和副使杨璋、知府陈祥等策划立县、设隘作长治久安打算，留

下部分军兵防守，其余班师。

综上述从本年正月初七日至三月初八共两个月通共捣毁贼巢三十八处，斩杀大贼头二十九名，二等贼头三十八名。从贼两千零六名，俘获贼人家属男女八百九十口，夺获牛马一百二十二头（匹），器械赃仗等两千八百七十件（把），赃银七十两六钱六分。总计擒斩、俘获、夺获共五千九百五十五名（口、颗、只、件、把）均径行令、兵备等官审查、检验，记录明白，并令纪功御史核实，详细呈报、施行，完毕。

今据前述，臣等与江西巡按御史屠侨，广东巡按御史毛凤等共议，认为大贼头池仲容等祸害万民，骚扰三省，策划反叛朝廷的阴谋已有多年。

建立年号，伪授官职，实已罪恶滔天。和上犹各贼相比更为凶狠、骄纵难以制服。因为上犹各贼虽有反叛朝廷之名，但最终追求的还是焚烧抢掠，为自己聚敛财富。

至于浰头各贼虽然也盗劫掳掠，实际上是打算割据一方与朝廷抗衡。所以他们招致四方无赖，隐藏包庇远近匪类，日夜规划已基本形成有一定规模的反叛中心。而且贼头池仲容、池仲安等勇力胜过猛虎，敏捷有如猿猴，凶恶强悍早已有名，四方盗贼一向对他们非常佩服。而靠他们自身的顽强和巢穴的坚固，对他们征剿的次数越多，他们反而越发强盛。从前官府对他们都无可奈何，只有马马虎虎招安，乞求暂时无事就行。

其实一点不能减轻百姓受祸害的痛苦，反使贼人阴谋得逞。这次臣等驱使没经训练的士兵，以严重短缺的费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就消灭了过去难以制服的顽强贼寇，除掉了三省数十年的祸患，如果不是朝廷的威德和中枢的妙算是达不到这种程度的。臣等以为天下的事情成于责任专一，而败于互相扯皮。拿现在这件事来说：先前曾两次夹攻，数次剿捕用兵，则上次强而这次弱，上次数万而这次数千。论时间，上次一年而这次两个月。论费用，上次加倍而这次仅为上次的十分之一。论领导，上次为足智多谋的老练之士，这次也就只有象臣这样的迂阔浅陋之辈。然而计算功劳，比较成绩反而比从前强得

多，这是什么缘故呢？这主要是由于朝廷能明见万里之外的变化情况，深知已往的得失所在，处置适度。既授给臣赏罚大权，又改授臣以提督的重任。既因为用兵忌遥控指挥而加重各省专征的责任，又考虑某些事情可能掣肘而压抑各地方官不切实际的瞎议论。

授权给臣执行既定的战略方针而不拘泥于制度。责臣务必成功而不限时间。这样圣旨一下贼已先破胆丧气，咨文一公布军兵都踊跃争先。献计谋的不顾虑干扰而务期成功。希望得到奖赏的知道一定能兑现，所以拼死命向前。

这就是所谓预期一定能取胜的计划制定在中枢，根据实际情况具体执行这个计划在前线的指挥机构。

这是用兵的根本道理，处置大事的好办法。每次处理国家大事都遵循这个原则，达到天下大治还怕不成功吗？臣等偶然担负了这点责任，象南郭先生吹竽那样侥幸混了过来，立了这点功。在报捷的同时，臣等鞠躬顿首表示祝贺。请皇上仔细反思一下这次征剿战事这所以成功的原因，才能做到奖赏轻重和功劳大小相称，表彰首先谋划的人。在这次征剿战事中兵备副使杨璋始终监督军队，筹措粮饷、记录功劳，考察战况，历尽艰辛，应给以奖赏并且提升职位。

其他如守备指挥郑文，知府陈祥、邢珣、季敦，推官危受，指挥余恩、姚玺以及千户孟俊，县丞舒富等都亲赴前线，屡次立下战功，都应该予以表扬和晋升以激励后人。臣本来是个庸材，不能当此大任。偶然侥幸成功，幸免皇上的斥责，然而功劳和才力并不相称，福禄已经过分。身体多病，将成废人，除另行请罪乞求退休外，因为是战场捷报，所以具本上奏。

江西捷音疏（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原文】

照得先因宁王图危宗社，兴兵作乱，已经具奏请兵剿征

外；随看得宁王阴谋不轨，已将十年，畜养死士二万余人，招诱四方盗贼渠魁，亦以万数，举事之日，复驱其护卫党与，并协从之徒，又六七万人，虚焰张炽，臣以百数疲弱之卒势不敢轻举骤进；乃退保吉安，姑为宰制之图，时远近军民，劫於宁王之积威，道路以目，莫敢出声；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调集军民兵快，招募四方报效义勇之士，会计一应解留钱粮，支給粮赏，造作军器战船，奏留公差回任监察御史谢源、伍希儒分职任事，一面约会该府乡官，前任右副都御史致仕王懋中，养病痊可编修邹守益，刑部郎中曾直，评事罗侨，丁忧监察御史张鳌山，前任浙江佥事今赴部调用刘蓝，探亲进士郭持平，军门参谋，驿丞王思、李中，前任福建按察使，致仕刘逊，前任参政致仕黄綉，前任嘉兴府知府闲住刘昭等，相与激发忠义，譬谕祸福，移檄远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宁王之罪恶；於是豪杰响应，人始思奋，区画旬日，官兵稍稍四集。

时宁王声言先取南京，臣虑南京尚未有备，恐一时为彼所袭；乃先张疑兵於丰城，示以欲攻之势，故宁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诸处而自留居省城以御臣；至是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尚未集，乃留兵万余属其心腹宗支郡王、仪宾内官，并伪授都督、都指挥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阙。臣昼夜促各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会临江之樟树，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径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临江来，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来，知府邢珣引兵自赣州来，通判胡尧元、童琦引兵自瑞州来，能判谈储，推官王玮、徐文英，新淦知县李美，泰和知县李樾，宁都知县王天与，万安知县王冕，亦各以其兵来赴；十八日遂至丰城，分布哨道，使知府伍文定为一哨，攻广润门入；知府邢珣为二哨，攻顺化门入；知府徐璉攻惠民门入；知府戴德孺攻永和门入；通判胡尧元、童琦攻章江门入；知县李美攻德胜门入；都指挥余恩攻进贤门入；通判谈储、推官王玮，知县李樾，王天与，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门之衅，傍夹攻击以佐其势，是日得谍报：“宁王伏兵千余於新旧坟厂，以备省城之援，”臣乃遣奉新知县刘守绪，典史徐诚，领兵四百，从间道

夜袭破之，以摇城中。

十九日发市议臣乃大誓各军，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宁王之恶，约诸将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三鼓而不克诛伍，四鼓而不克斩将，已誓莫不切齿痛心，踊跃激愤，薄暮齐发；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为备甚严，滚木灰瓶火炮石弩机毒之械，无不毕具，及臣所遣兵已破新旧坟厂，败溃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已惊惧；至是复闻我师四面骤集，皆震骇夺气，我师乘其动摇，呼噪并进，梯缒而登，城中之兵，土崩瓦解，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楷，及伪太监万统等，千有余人；宁王宫中眷属，闻变纵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当令各官分道救火，抚定居民，散释协从，封府库，谨关防，搜获原被劫收大小衙门印信九十六颗，三司协从官布政使胡濂、参政刘斐、参议许效廉、副使唐锦、金事赖凤、都指挥王玘等皆自首投罪，除将擒斩功次，发御史谢源伍希德权令审验纪录，一应事宜，查审明白，陆续具奏；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蹙宁王向往，相机擒剿，另行奏报外；窃照宁王逆焰熏天，众号一十八万，屠城破郡，远近震慑，今其猖獗已一月有余，而四方赴难之师尚未有一人应者，前项领哨各官，及监军御史，本主养病丁忧致仕等官，皆从臣起於颠沛危急之际，并心协谋，倡率义勇，陷阵先登，以克破此坚城，据其巢穴，此虽臣子职分当然，亦其激切痛愤之本心；但当此物情睽贰动摇之日，非赏罚无以鼓士气，今逆贼杀人如草芥，又挟其厚货，赏赍所及，一人动以千万；伏愿皇上处变从权，速将前项各官，量加升赏，以励远近事势难为之日，覆宗灭族之祸，臣且回避；况敢避邀赏之嫌乎？缘系捷音事理，为此具本专差千户詹明亲赍，谨具题知。

【译文】

今按先前因宁王兴兵叛乱，危害国家，已经具奏请兵征剿外。随后据臣看来宁王阴谋作乱已将十年。畜养江湖亡命之徒二万余人，招诱四方盗贼头目也有一万多。发动叛乱的当时又

驱使他的护卫、党羽以及被胁从的人又是六、七万人，气焰甚为嚣张。

臣只有几百疲弱兵卒论形势不能轻举冒进。于是决定退保吉安，姑且形成一种牵制力量。当时远近军民平时就很害怕宁王的威势，低眉顺眼，谁也不敢吱声。

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调集军民兵快，招募四方愿意为国出力的义勇之士。计算一切应解应留的钱粮，支給粮饷，制造器械、战船。奏请留用回任的钦差监察御史谢源、伍希儒分任职务负责办事。一面约会该府乡官，前任右副都御史辞职在家的王懋中、在籍养病已恢复的编修邹守益、刑部郎中曾植、评事罗侨、丁忧的监察御史张鳌山，曾任浙江佥事今赴部调用的刘蓝，在家侍亲进士郭持平，军门参谋驿丞王思、李中，曾任福建按察使辞职在家的刘逊，曾任参政辞职在家的黄绣，曾任嘉兴府知府在家闲住的刘昭等，一起相互激发忠义之心，就形势议论前途的吉凶祸福，向远近地方发布文告，宣扬朝廷的深仁厚泽，揭露宁王作恶多端。

于是忠于国事的能人志士纷纷响应，人心思奋。经十余天的讨论计划，官兵才稍稍集中。这时宁王扬言先取南京。臣考虑南京还没有准备，恐一时被叛兵所袭，就先在丰城布置疑兵，摆出进攻的态势。所以宁王就先出兵攻南康、九江等处，自己留居省城以抗臣。

到了七月初二日探听到臣等还没集中兵力，就留下军兵万人交给他的心腹、宗支、郡王、仪宾、内官以及伪授的都督、都指挥等官，叫他们固守江西省城，而宁王本人则领兵向北，计划进犯首都。

臣昼夜督促各府、州之兵务必于本月十五日在临江的樟树地方会齐。臣亲自督率知府伍文定等兵直下省城。

于是知府戴德儒领兵自临江来，知府徐璉领兵自袁州来，知府邢珣领兵自赣州来，通判胡尧元、童奇领兵自瑞州来，通判谈储，推官王玮、徐文英，新淦知县李美，泰和知县李楫，宁都知县王天与，万安知县王冕亦各领兵前来。十八日遂至丰